

老子

《无极老子》

崔波◎著

齋極老子



无极老子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「无极老子」

崔波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老子
老子
老子
老子
老子
老子
老子
老子
老子
老子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极老子 / 崔波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4.8

ISBN 7-5059-4731-1

I. 无… II. 崔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0837 号

书 名	无极老子
作 者	崔 波
出 版 社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 所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珊利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 厂	天津新华印刷一厂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字 数	315 千字
印 张	13.6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10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731-1/1·3706
定 价	23.8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第一章

—

进入子夜，涡河北岸的曲仁里上空，突然地就有些不寻常。先是在东方天际隐隐地闪现出紫色的祥云，慢慢地向曲仁里飘来，停在这个小小村落的上空，不断变幻着形状。接着，一颗明亮的流星飞快地划过夜空，穿越祥云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无声地坠落在曲仁里。流星愉快地划破夜空的一刹那，天上似乎传出仙鹤的啼鸣。等流星的光亮消失之后，万籁俱寂，祥云低垂下来，紫气缭绕，像帷幕一样笼罩着曲仁里，轻轻地抖动，好像在等待着什么。

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让凝固的夜色震颤起来，哭声盘旋着在大地上回荡，然后升腾、升腾，在浩瀚的宇宙间游走。闪耀的星星听到了，欢快地跳动，兴奋地眨着眼睛；紫色的祥云听到了，舒展了一下身子，五颜六色地变幻着。几只仙鹤在祥云里翩翩起舞，低低地在一座茅草的院落上空盘旋。它们好像刚刚从瑶池中飞出来，身上还带着水珠。水珠晶亮地在雪白的羽毛上滚





动，滴落下来，滴到地上，就砸出一口井。仙鹤的身上滴下九粒瑶池的水珠，曲仁里村中就凭空出现了九口井，井中泉涌，水清如碧。婴儿的啼哭渐渐弱下来的时候，祥云和仙鹤便慢慢隐去。天空恢复了通常的平静，曲仁里茅草院落泻出的灯光，便格外显眼。

公元前 570 年，在陈国苦县今安徽阜阳市曲仁里，一个被后人称为老子的人诞生了。

李家院子的正房里，婴儿的婶婶悠闲地坐在一旁吃着荷包蛋，看着接生婆和小婢女忙碌，好像婴儿的出生和她毫无关系。

接生婆很健壮，麻利地做着事，一边絮絮叨叨：

这个小祖宗，早不生晚不生，就挑半夜这个时候来了，折磨我这个老太婆是不是？你爷爷去喊我，我可正困得睁不开眼哪！别哭了，你哭得这么响，想把屋子掀翻是不是？

接生婆说着，把满身胞水的婴儿包起来，凑到灯光下想看个仔细。不看还好，这一看，把她吓得大叫。

啊呀，这……是个什么东西！

接生婆怀里的婴儿，白眉毛，白头发，一双耳朵大得出奇，满脸的皱纹，隐隐还能看得见嘴巴下有细密的白胡须。

因为惊愕和害怕，接生婆抱婴儿的手在颤抖，一旁伺候着的小婢女急忙接过，想递给还在床上呻吟的李氏，婴儿的婶母却一把抱在手，左看右看，摇摇头说：

我的天，生下来就是个小老头，长得这副模样，别是个妖怪！

虚弱的李氏在床上伸开双手，接过婴儿，认真地看着，眼睛里充满了泪水。她低头亲吻着她的骨肉，说：

他不是妖怪，他是我的儿子。

一直在门外等候的爷爷，已经急不可耐。儿媳妇生孩子，他自然不能进屋，从夜半时分到现在，爷爷站在风中，盼着孙子出





世,已经是近三个时辰。六十多岁的人了,禁不住风寒霜冷,早已是凉透骨髓。霜花挂满了胡子眉毛,晨露打湿了裤脚,爷爷竟然一动不动。终于,随着孙子发出一声响亮的啼哭,爷爷也哭了,他喊叫着:

快,快把孙子抱……抱出来,给爷爷看看!

晨曦熹微,涡河水荡起金色的涟漪。曲仁里村中的那片李子林,第一个接受了东方的阳光,李姓人家的茅草屋,恰就在李子林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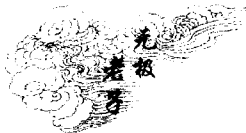
小孙子包在小小的襁褓里,递出了茅草屋,传给了泪流满面的爷爷。他刚刚接过宝贝孙子,忽然一声响亮,天上翻滚起浓重的云彩,渐渐往下沉。乌云里,鹿角、金睛、长须的九条龙在翻滚着,张牙舞爪,金光闪闪的鳞甲若隐若现。曲仁里的人们听到响动,纷纷走出家门,抬头看到这景象顿时都惊呆了,有人恐慌地大叫:龙,天上现出龙了!

九条金龙从云端里伸出头来,人们惊慌地四散。九条龙张牙舞爪地在天空舞动,搅得漫天的云彩剧烈地飘飞,地上的树木被风吹得弯下了腰。正在爷爷怀抱里大哭的孙子看到天上的金龙,立刻停止了哭叫,眼睛里闪现出异样的光彩。那九条龙探头见到他,马上齐刷刷地张开大嘴,哗啦啦喷出九条水柱,直泻在婴儿的身上。清澈的水为婴儿洗刷着,像是温柔地抚摸着 he 柔嫩的皮肤,婴儿高兴地笑起来,在爷爷怀抱里手舞足蹈。奇怪的是,九条龙喷出的水,竟然没有一滴洒在爷爷身上。

婴儿安静地睡着了,九条龙朝婴儿点点头,慢慢缩回身,躲进云彩里。云彩翻卷着滚动,越滚越远,渐渐地消失了。天上复归平静,太阳像往常一样懒洋洋地升起,炊烟如平日一般袅袅消散,就像曲仁里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

爷爷终于醒悟过来,捧着婴儿跪地,向上天惶惶地祷告:





苍天保佑！

曲仁里的人们一觉醒来，突然发现村子里多出了九口井，大惊失色，扑地便朝天而拜。又听得李家刚刚出生的孩子竟然召来九条龙给他洗澡，更是惶恐。于是大家围拢过来，集聚在李家门口，想看看这个哭声很大的孩子究竟是什么模样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他们看到的竟然是个白眉毛白胡须的小老头，于是全体哗然，纷纷大呼小叫，奔走相告。他们知道村里突然的变化和这个婴儿的降生有关系，但不知道这个奇特的婴儿将给大家带来福还是种下祸。

曲仁里的族长闻讯，匆匆赶来，他要看看天降流星而生的孩子。

族长很是令人敬畏，他不但懂得许多祭祀的规矩、接待外乡人和官人的礼节，还知道女娲补天，共工触不周天的故事。族长已经九十多岁，不过身体硬朗，牙齿没掉一颗，面颊还红润着。见到李家的婴儿，族长仔细看了半天，叹了口气，对爷爷说：这孩子将来要不就是大富大贵，要不就是大灾大难，反正绝不是平庸之辈。爷爷恭恭敬敬地问族长，你老就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族长看看婴儿，摸摸婴儿一双硕大的耳朵，说：你看，这孩子的耳朵大得出奇，就像小老虎。咱们这一带把小老虎称做狸儿，我看，干脆就叫他李耳吧。

爷爷想想，说：好，就叫他李耳。

人群中，曲仁里的巫祝挤进来，探头看看李耳。巫祝生着五短身材，一对深陷的眼窝，鼻子又长又勾，嘴却是很大，总是烂着嘴角。他穿着一身绛色的衣服，锦缎的料子，镶着宽大的黑色的滚边。特别是巫祝脚上的鞋，真的是与众不同，弯弯的云头，厚厚的底子，显得比大家高出一截。他来的时候，围着的人都自觉地给他让路。那个时候，巫祝在民间的地位非常特殊，有着甚至





高于乡村三老的权力和威望,因为他主宰着祭祀神灵的权力。先秦以至清王朝时期之前,人们对风雨雷电旱涝虫豸等大自然现象无限恐惧,当灾害来临的时候,以为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,不知如何应对,只有祈祷神灵以求平安。久而久之,就有了一套程序繁杂、礼节隆重的仪式,巫祝就是专司这种仪式的人。干旱的时候祈求雨神降下甘露,洪涝的时候参拜水神退位,瘟疫来临的时候祈求平安神赐福,这些仪式,都要由巫祝领着村民祈祷。在大家看来,巫祝是他们生存的保护者,上天的使者。特别是布满神秘和恐惧的祭祀仪式上,人们把他看成了神的化身。

巫祝乍一见到李耳,也吃了一惊,不知道眼前的婴儿怎么这等模样。当他颤抖着手试图摸摸李耳其大无比的耳朵时,李耳的眼睛里突然闪出一道明亮的光,直射得巫祝倒退了几步。他心里扑通了好一阵子,顿生不祥。巫祝明白,李耳将来绝不是等闲之辈,说不定以后不把他这个万人之上的巫祝放在眼里。

巫祝转身对爷爷说:这孩子是个灾星,偷生鬼,是天上的白毛大仙派下来讨孽债的。要是给咱曲仁里带来祸害,那可是你李家的罪过。

说完,巫祝一甩袖头,自顾走去。

爷爷望着巫祝的背影,抱紧了李耳:不,不,我的孙子不是灾星,不是偷生鬼,他……

李家屋里,婢女慌慌张张地跑出来,惊恐地大叫:不好了,太太她……不行了!

爷爷怀抱里的小李耳身子猛地一抖,张开嘴哭了起来。

李耳的婶母号哭着,双手击胸说:唉,还真让巫祝说着了,这个白毛小孩子竟然是偷生鬼!他……一生下来就把他亲娘妨^①

① 妨:声调音平。方言。意为咒、害。





死了！

爷爷跺着脚喊：你不要瞎嚷嚷，他娘许是得了产后风啊！

二

刚刚还在为降生了一个男婴而兴奋的李家人，转眼之间就忙着办李家太太的丧事了。茅草屋里，原来准备的花花绿绿的喜庆幛子藏了起来，挂上了白色的幕帷，一口樟木棺材放在屋中央，上面搭着一张很大的红色帛画。帛画上绣着大大的红太阳，放射着火焰，太阳中间有一只飞翔的黑鸟，下面，画着一个盛大的出行队伍。这支队伍里，身着长裙头绾高髻的侍女，举着华盖，捧着各色妆奁，簇拥着一位高贵的夫人，她的脸上微微显出笑容。这种帛画是当时有地位或者富有人家才有的东西，象征着显贵身份。那位被簇拥的贵夫人，应该是沉睡在棺材里的女主人。李家大夫人现在虽然是曲仁里一介平民，可她的丈夫毕竟是周王室敕封的大将军。几经战乱，李将军战死沙场，李氏夫人怀着李将军的遗腹子随着公公辗转流落到曲仁里，可她作为贵妇人，还是享有为她早早准备的帛画的特权。她去世了，这帛画自然要为她陪葬。

李氏的棺材头上，一盏油灯轻轻地摇曳。对着棺材尾的长桌，放着李氏的牌位，上书一行大字“李氏夫人之灵位”。九炷香在牌位前烟雾缭绕，勾勒着变幻的图形。

小李耳在纷乱的嘈杂声里安然地睡去。他被放在棺材的旁边，按曲仁里的老规矩，小李耳穿了一身白色的孝服，戴上一顶白色的孝帽，顶上缀了一朵红色的线球。李氏家族的亲戚远远近近地赶了来，一见到肃穆的灵堂，那口黑森森的棺材，顿时泪如雨下，哭啼啼跪在李氏大太太的灵位前，最后一次向她诉说亲





情。即使在最喧闹的时候,小李耳也没醒来,只是很优雅地翻了个身,依然熟睡。李家的亲戚哭号之后,自然挨个儿去看小李耳,都被这个奇怪的小婴儿吓得惊叫,很快就把大夫人之死和他联系在一起。于是惶恐地匆匆离去,生怕小李耳也给他们带来晦气。中午时分,灵堂里就只剩下了爷爷、婢女和婶母,还有几个村里帮忙的人。婶母望望空寂的屋子,走到小李耳跟前,突然觉得一阵恐惧,脊背上渗出了冷汗。她急忙拉过爷爷,说:我看,得赶快把巫祝请来,给李家祭神驱鬼,要不然,你我说不定哪一天也会让小李耳妨死了。爷爷说:不,不会的,这孩子虽说长相怪,可看起来还是面善,没事的。婶母一跺脚就往外走,说:你不去,我去,我不能让这个偷生鬼害得我家破人亡。

巫祝来了,他阴沉着脸,一句话不说,在屋里来回踱步。看看灵堂,看看小李耳,然后闭上眼,望空稽首,口中念念有词。爷爷和婶母的眼睛跟着他转来转去,一句话不敢说,生怕打扰了巫祝。在他们看来,这时候,巫祝真的正在和上天的神灵说话,寻找让李家避免更大灾祸的方法。爷爷也希望巫祝能和上天通融,放过小李耳。这孩子纵然面相有一些古怪,但这不至于成为李家的灾星。更重要的是,李耳的父亲早在宋鲁两国交恶时战死,只留下这么一个独苗,他的叔叔家是几个女儿,李家传宗接代只能指望李耳了。如果巫祝说出什么斩杀偷生鬼的主意,那么,李家的香火也就断了。然而婶母的想法和爷爷大相径庭,她倒希望巫祝对偷生鬼施法,把这个小老头儿处置了,这样,爷爷不多的财产也就自然让她家继承。

爷爷和婶母都紧张地看着巫祝。

巫祝慢慢地不言语了,静静地坐着,似乎没了一点气息。突然,巫祝大叫了一声,身子剧烈地抖动,额上霎时冒出了豆大的汗珠,白色的法衣飘飘荡荡,像是有风吹着。过了一会儿,巫祝





整个如软软的纸人儿，竟然晃晃悠悠地飘起来，升到屋梁上，双手伸向天空，叽叽咕咕地说着话。他的声音完全不是平日的腔调，变得尖利、颤抖，犹如女鬼的惨叫，吓得满屋人齐齐跪下伏地叩头。

半空中一个如女鬼的声音在说：神灵啊，你的弟子求你相助，从地狱里爬出了个偷生鬼，他就要降灾于我曲仁里，快把他的灵魂摄了去吧！

喊了一阵，巫祝似乎和上天已经沟通，便慢慢睁开眼睛，窸窸窣窣地从黄色的法事袋里掏出一方黄表纸、一枝朱砂笔，铺在棺材盖上。这是巫祝要秉承上天的旨意进行“批示”，决定对偷生鬼是活埋还是水葬。爷爷知道，小李耳的生死关头到了，巫祝的朱笔一点，他的孙子就将命丧黄泉。也是急中生智，爷爷突然灵机一动，走到巫祝面前，找了一个其他人看不到的角度，悄悄把一枚上好的玉佩塞进巫祝的手里。这块玉佩，是爷爷的爷爷花了一千个铲币买下的。过去的一千铲币，可以买下一院上好的房子。无论日子怎么难过，爷爷都没舍得把玉佩出手。可今天，爷爷几乎没怎么想，就把玉佩给了巫祝。

巫祝不动声色，顺手把玉佩放进口袋，朱砂笔在黄表纸上迅速地画了几笔，转过身念道：

取红盆一个，红枣九十九枚，和大葱大蒜入水，将偷生鬼浸洗三遍；再编毡狗一只，做偷生鬼样，贴白眉白须，放入一百一十一个铜钱，子时埋入后院三尺之下，寅时偷生鬼自去也！

婶母怔了一下，说：那、那不是杀不了妖怪了吗？

巫祝摇摇头，说：小小婴儿，不过肉体凡胎，只是有偷生鬼附身。上苍有旨，宣李耳身上所附偷生鬼速速离去也就罢了。

婶母有些失望，却又不得不装出高兴的样子，去忙着找东西。





爷爷终于松了口气，他虽然知道，孙子得以活命是那块玉佩的功劳，但他还是很感激地朝巫祝作了个揖。

小李耳被放到了大盆里，大盆里放着许多枣、大葱和大蒜。他并没有大哭大叫，却极有兴趣地捧起一把水，看指缝中流下的水滴，看水滴滴在水盆里溅起的水花。

巫祝绕着水盆走了三圈，口中道：

偷生鬼，鬼偷生，
就怕龙王的水来冲。

巫祝撩起水，从小李耳的头上淋下。

巫祝接着念叨：

天降圣水冲一遍，
是精是怪都滚蛋。

巫祝捧起一把水，朝天泼去。回头对婶母说：半夜子时，把扎好的鱼狗埋了，记住，放进一百一十一个铜钱。

巫祝走了，婶母不高兴地嘟囔：苦活累活都是我干，落个什么好啊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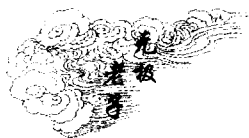
爷爷说：那你就叫他叔叔去做吧。

婶母说：你那个好儿子，还在家里睡觉呢。

三

涡河边的树木，被黑夜装扮得有些阴森，夜风吹过，沙沙作响，夹杂着猫头鹰的哀号。河中映照出星光，在波浪里诡秘地闪





动,似乎随时都会有什么精怪突然从水中蹿起。

李耳的叔叔和婶母夹着狗尾巴草编的刍狗,慢慢走到河边,寻找掩埋的地方。到杏林边,婶母不走了,要叔叔挖坑。叔叔就挖。他是个没什么主见的人,什么事都任由婶母安排,自己落得个清闲。他平时喜欢和村中闲散人等在一起游荡,却也不惹什么是非。不出家门的时候,就蒙头睡大觉。爷爷虽嫌他懒散,常常数落他,可到底是自己的儿子,又有个天天拉着脸的厉害老婆,也只有无可奈何。

叔叔挖好了坑,婶母把刍狗放了进去,又将一把铜钱摆在贴着白胡子白眉毛的刍狗身上,叔叔便开始填土。快埋住刍狗时,婶母忽然拦住叔叔,跳下去扒拉开土,把铜钱拣了出来,放入自己口袋。叔叔不明白,说:这是爹爹给的,巫祝让放的,要是没了铜钱,偷生鬼赶不走怎么办? 婶母不耐烦地说:你知道什么,赶不走正好,那个小孽种是个偷生鬼,长大了让巫祝设坛活祭了他。叔叔连连摆手,说:还是把钱币放回去,小李耳到底是李家的骨肉啊! 婶母狠狠地踢了他一脚,喝道:你真没出息,这可是一百一十一个铜钱,够咱吃一个月的肉呢。你不要管。她夺过叔叔手中的铁镐,几下就把坑填平,然后拉起叔叔就走。

小李耳的婶母和叔叔走远了,树丛里悄悄走出了巫祝,他看看四周,确信没人,这才慢慢走到埋刍狗的地方,用带来的铲子挖起来。他试着挖到了软软的草人,便急忙扔下铲子,下手摸。他知道,按他的吩咐,这里面放了一百一十一个铜钱,是一笔不小的财富,与其让它烂在地下,不如取出来享用。摸着摸着,巫祝的脸上现出懊丧,因为他连一枚铜钱也没摸到。他气得骂起来,想把刍狗拉出来,扔到河里去。他拾起铲子,准备挖开土堆。刚刚扬起铲子,他突然看见一点昏黄的灯光慢慢向这里移动,照出一小片光晕,村里有人拎着灯往这边走来。他看清楚了,来的





是李耳的爷爷,要是他发现乌狗被挖出,肯定会对他的神权产生怀疑,动摇他在曲仁里的威信。于是他急忙把土填好,匆匆遁入树林。

爷爷虽然拎着灯,可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,脚下的路还是看不清楚,磕磕绊绊地来到埋乌狗的地方。他放下灯,在新鲜的土堆边插了三枝香,跪下,朝天拜了三拜,口中说道:苍天啊,我的孙子不是偷生鬼,你老看仔细了,千万不要降罪于他。等这孩子平安长大,我给你年年供三牲六畜。说完,爷爷又伏地磕了三个头,这才费力地起身,拎起灯,踉踉跄跄地走回村子。漆黑的夜里,这一点灯光格外明亮。

风渐渐大起来,杏林里响起可疑的哗哗声,猫头鹰的叫声变得有些奇怪。涡河里的波浪剧烈地翻滚着,似乎烦躁不安。

不过,天终究还是要亮的。

小李耳刚刚降生,就被贪欲和阴谋包围了。婶母不想让这个孩子将来成为分家时的竞争者,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。巫祝看出来了,呱呱坠地的李耳已经显示出非凡之处,说不定以后对他的地位造成威胁。亲戚和曲仁里的一些人看到奇异的婴儿,也表现出恐慌和不解。然而,爷爷坚信他的宝贝孙子不是怪物,日后必成大器。在爷爷的呵护下,小李耳还是慢慢地长大了。

曲仁里一个平常的早晨,像往常一样,孩子们都聚在村头,玩一种叫“掷石”的游戏。其实孩子们掷的不是石头,是每个人脱下一只鞋子,鞋头朝上,堆成塔形,然后大家远远站好,轮流用另一只鞋子投掷“鞋塔”,谁能一次把塔击倒,谁就是胜利者,可以任意命令其他的孩子做事。被指定的孩子或唱歌,或翻跟斗,甚至不得不听从命令回家为胜利者偷一个馒头吃。孩子们玩得非常开心,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。

九岁的李耳躲在一棵大树后边,远远地看着大家玩耍。他





当然想和孩子们一起掷石，可他也知道，孩子们不会让他参加的。从朦胧记事起，他就隐隐觉得，除了爷爷，曲仁里的人都似乎不太愿意和他接近。婶母有时也来，不过是和爷爷叫嚷，说叔叔不会挣钱，她又要挨饿了。爷爷知道她是在撒谎，可还是叹口气，颤巍巍地从樟木箱子里拿出些钱，交给婶母。看见小李耳的衣服破了，婶母装作没看见，只顾拿过钱币，欢欢喜喜地走了。

小李耳看着看着，真的有些忍不住，就慢慢地向孩子堆边靠拢。

孩子们正在高兴地游戏，见小李耳过来便一哄而散，躲在一旁，拍着手喊：

淌河水，
倒着流，
你生下来就是小老头。
没有爹，
没有娘，
你浑身上下白苍苍……

小李耳站下了，他觉得非常委屈，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。

今天，爷爷下地了，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。听到外面孩子们的笑声，他忍不住走出来，眼巴巴地远远望着玩耍的小伙伴，真想过去和他们一起快乐地游戏。可是，像往常一样，孩子们还是不接受他。

正拎着自己的小鞋子要砸“宝塔”的良生，一眼看到了李耳，便直起身，朝李耳大喊：

白胡子小老头，别过来！你是怪物，谁跟你玩谁就倒霉。



其他的孩子跟着起哄，拍着手喊叫：

涡河水，
倒着流……

一个调皮的孩子把手中的鞋朝小李耳砸过来，于是好几双鞋跟着飞向李耳。

李耳也不躲闪，几双鞋眼看着就要砸在他的身上，却像有什么东西挡在李耳面前，鞋子砸不到李耳，远远地都在半空里纷纷落下。

良生又喊：

瞧，他真是怪物，来，把他扔到河里去！

几个孩子光着脚，呼喊着就要奔向李耳。突然，一个小女孩横里跑过来，拦在大家面前。她扎了总角，穿着红肚兜、葱绿色镶了滚边的裤子。圆乎乎的脸上，一双大大的眼睛十分明亮，最特别的是她的眉毛，不是小姑娘通常的弯弯如柳叶，而是率直地入了鬓角。她点着男孩子们说：

不害臊，这么多人欺负人家一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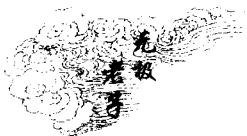
良生说：小妹，你不要拦着，他可是个怪物。

小妹的哥哥多土走过来，想拉开小妹，小妹一下子推开他，说：哥哥，我看李耳大哥不是怪物，他不就长了白胡子白眉毛吗？来仪的爷爷，咱村里的族长也长着白胡子白眉毛，你敢说他是怪物？

小妹跑过去，拉着小李耳走到孩子堆里，说：李耳大哥，不要怕，来，一起玩。

李耳站在孩子们面前，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不说话。

良生走到李耳身边，仔细端详着他的眉毛，又赶紧退后几



步,说:

你会玩掷石吗?

李耳说:不会。

几个孩子撇撇嘴:不会掷石,那你就走开。

李耳说:我会玩砌水。

大家都不明白,问李耳什么是砌水,难道水能像土一样砌成块儿?

李耳就往涡河边跑,大家想知道什么是砌水,急忙跟着跑过去。

小李耳在河边挖了些方的、圆的坑,打了水往坑里倒,水就成了方的和圆的。良生大笑起来,说这谁不会,看我的。他就在地上挖了个弯月形的坑,也打了水进去,水就成了弯月形。多土挖了个狗的形状,水就成了狗的样子。小伙伴们都来了兴致,有挖兔子形的,有挖人形的。小妹想了想,挖了个梅花形。一会儿功夫,河边出现了一片形状各异的坑,坑里的水闪烁着灿烂的阳光,闪动在孩子们的脸上身上。大家看着自己挖的坑,高兴地笑起来。

小妹大声说:还是李耳大哥会带我们玩。

良生不服气地说:哼,不就是玩水吗?

李耳说:咱们挖个啥样子,水在里边就是啥样子。火就不能,风也不能。水能浇地,能做饭,渴了要喝水,洗澡要用水,洗衣服要用水。水能从高高的天上下来,还能流到最脏的地方。良生,多土,小妹,你们说,水可是很了不起?

多土说:是啊,没有水,庄稼活不了,人也活不了。

良生挠挠头,说:一天不喝水,我可受不了。

小妹说:没有水,我咋洗脸啊。

李耳说:等我长大了,我就学着像水那样,能给庄稼、大树、

